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课题（2014T70952）

ZHONGYA
DUPIN WENTI
YANJIU

中亚毒品问题研究

◎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亚毒品问题研究

ZHONGYA DUPIN WENTI YANJIU

◎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毒品问题研究/阿地力江·阿布来提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660 - 1291 - 3

I. ①中… II. ①阿… III. ①禁毒—国际问题—研究—中亚
IV. ①D81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6351 号

中亚毒品问题研究

著 者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

责任编辑 张林刚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9.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291 - 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课题（2014T70952）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中亚毒品问题透析	(8)
第一节 中亚毒品问题的产生	(9)
第二节 中亚毒品犯罪问题的现状	(12)
第三节 中亚毒品问题的特点	(27)
第二章 中亚毒品问题的根源和危害	(32)
第一节 中亚毒品问题的根源	(32)
第二节 中亚毒品问题的危害	(45)
第三章 中亚毒品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58)
第一节 中亚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危害	(58)
第二节 中亚毒品问题对我国危害的表现	(62)
第四章 中亚地区禁毒状况考察	(70)
第一节 中亚地区各国国内禁毒措施	(70)
第二节 中亚地区禁毒国际合作	(72)
第三节 中亚地区地区性和双边禁毒合作	(75)
第四节 上海合作框架内的中国与中亚地区禁毒合作	(80)
第五章 中亚地区禁毒工作的成就和不足	(86)
第一节 中亚地区禁毒工作的成就	(87)
第二节 中亚各国的禁毒机构及其工作状况	(96)
第三节 中亚地区禁毒工作中的不足	(103)

第六章 防止中亚地区毒品问题的路径	(108)
结语	(112)
附件：反中亚毒品犯罪领域部分法律文件	(113)
参考文献	(133)
后记	(148)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中亚^①，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对其内涵，中外学者力图进行界定，虽然有多种说法，但认识远未达成一致。关于中亚（Central Asia）的范围，无论国外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观点。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认为中亚是地理概念，“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② 美国学者 D. 西诺尔则认为：“‘中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中亚’的疆界是不稳定的”。^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起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时拟定的编写大纲中规定中亚地区（广义“中亚”）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对于狭义“中亚”的范围，普遍的认识是：以阿姆河及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当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④ 在本书中，“中亚”概念的适用范围仅指 20 世纪 90 年代初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中国

① 在科学文献中使用“中亚”一词，由来已久。有关“中亚”一词的概念，可参阅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A. N.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 700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2 年版，第 366—368 页。

② [英]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3 页。

③ [美] D. 西诺尔：《什么是中亚》，《民族译丛》1986 年第 1 期。

④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的新疆地区所涉及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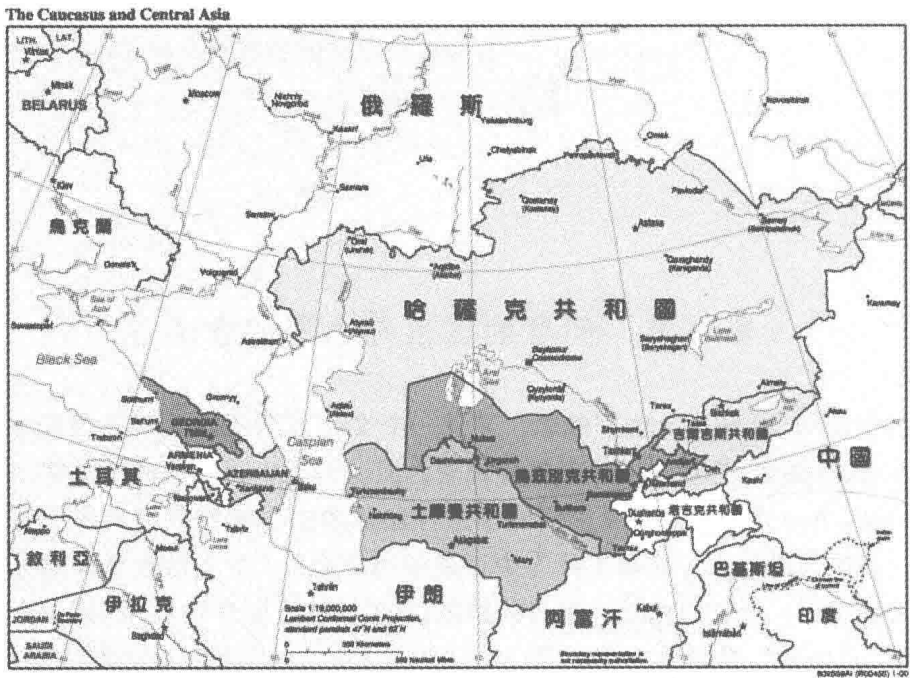


图0—1 中亚地区地理概况

从地理来讲，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它毗邻一系列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聚集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克什米尔、高加索地区、中国新疆，及邻近一些被美国怀疑支持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见图0—1）。从战略上看，中亚则居于欧洲与中国、俄罗斯与伊朗的中间地带。中亚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因而中亚的地区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文明的断裂带上比较容易发生“断层线战争”，而中亚地区正处在一个文明的断裂带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亚五国所处的地区属于两极对抗突然消失以后出现的“断裂带”或“破碎带”，中亚地区形成了恐怖的新月形地带：车臣—中亚—阿富汗。这个地区经济落后，民族、文化、社会状况复杂，各种潜在的矛盾很多。国内学者王逸舟认为：“冷战后，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属于两极对抗突然消失以后出现的‘断裂带’或‘破碎带’，这条‘伊斯兰新月形地带’，是导致国

际局势不稳的“震源””。^①

毒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由于其后果严重、影响广泛，这一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尽管各国政府对于毒品问题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都提出并采用了多种政策，但全球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预防办公室 2011 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21 亿吸毒者，其中 200 万人死于毒品。资料表明，在连接毒品供应和消费的贩运环节，带有跨国性质的犯罪集团的大量参与已成趋势。他们逐步形成跨国乃至全球性的贩毒网络，跨越各大洲、各大洋进行毒品买卖。这即意味着巨额金钱的诱惑下，还滋生了大量的贪污腐败问题。与此同时，毒品问题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暴力、非法武器贩运以及恐怖组织犯罪等其他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的产生。面对如此骇人的后果，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也必须对毒品问题的预防积极探索相应的对策，提升禁毒工作的关注度和支持度。^②

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中亚地区成为毒品犯罪的地区。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是“金新月”毒品外流的主要通道。因此，无论是对于欧美国家等“金新月”毒品的最终消费市场，还是对于中国等中亚国家的邻国而言，对该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亚各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亚五国都是独立时间不长的“年轻国家”，并且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独立以来一直都受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安全问题的困扰。而毒品问题构成了当前中亚地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其次，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应对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威胁。“金新月”毒品通过中亚地区不仅仅流向欧洲、美洲等世界主要毒品消费市场，同时也将中国作为其毒品销售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并且，随着我国毒品消费量的增长，“金新月”毒品贩子们也将中国看作是一个亟须抢占的“潜在市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有着约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0 页。

② 刘建宏主编：《全球化视角下的毒品问题》，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3300 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并且在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跨境民族。随着我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和便捷,经由中亚地区贩入我国的毒品数量也在日益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毒情以及该地区国际禁毒合作情况深入研究,对我国与中亚各国有效地进行禁毒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有助于我国更好地维护西部边疆的稳定,进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中亚地区的毒品犯罪具有日趋政治化的特点,因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组织都在利用毒品走私来牟取暴利,为其聚敛财富和活动经费。反对“三股势力”并不仅仅只是对其组织本身进行打击,还要切断这些组织的经济来源。

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国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中亚地区战略格局稳定与否,既直接关系到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同时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及整个国际安全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本问题的研究既能给我国学术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也能给人以新的启迪。此外,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各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合作前景广阔。而对中亚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从而有利于中亚及我国西北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毒品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开它的浩劫,它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损失,并引发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和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约翰曾经感叹道:“与毒品走私的斗争比与恐怖主义的斗争复杂得多。”毒品问题作为中亚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严重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社会财富的损失,引起众多毒品犯罪的下游犯罪率的上升,加深了中亚国家原有的腐败犯罪,影响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总之,毒品犯罪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

由于中亚地区的毒品问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最近十年内日趋严重,属于新问题,因此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起步较晚,大多散见于对

中亚地区毒品犯罪或者该地区安全问题的著作和研究文章之中。比如,孙壮志研究员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一书中将毒品走私作为中亚地区跨国犯罪问题的代表,列为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一本专门论述中亚毒品问题的著述。在学术论文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有邓浩于200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亚毒品问题:现状与问题》和《中亚现已变成全球主要的毒品泛滥地之一:“丝绸之路”上的罂粟花》以及杨恕、汪金国的《中亚安全和阿富汗毒品》等文章。另外,傅菊辉、刘安平于2006年发表的《中亚毒品贸易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和2007年许勤华发表的《解析毒品与毒品走私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文章也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国外学者对中亚地区毒品犯罪问题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一直以来相关的研究报告大都集中在联合国毒品与预防犯罪办公室。但是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著有所增多,其中2000年玛莎·奥尔科特(Olcott. M. B)和娜塔丽娅·乌达洛娃(Udalova. N)撰写的研究报告《Drug trafficking on the Great Silk Roa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成为当时对中亚毒品犯罪问题的最深入的研究成果,对中亚地区毒品的生产、贩运、消费等情况有详细论述。除此之外,联合国毒品与预防犯罪办公室等国际组织也在持续关注中亚的毒品犯罪问题,在每一年的《世界毒品报告》当中都对中亚的毒品情况有所涉及,并且UNODC还不定期出版关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毒品问题的研究报告,以便随时追踪到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各项数据及其变化,掌握该地区毒品犯罪的发展规律。另外,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也极为关注中亚地区的毒品犯罪情况。总体而言,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学者对中亚毒品犯罪情况的研究较为深入,注重对各项相关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同时,中亚国家的学者也很重视对该地区毒品问题的研究。比如Уран·Ботобеков的文章《Ситуация в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е: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и оборот наркотиков》(《费尔干纳谷地局势:极端宗教势力与毒品贸易》)就直接将毒品走私行为列为造成费尔干纳谷地局势动荡的原因之一,并在文章中揭示了毒品贸易与极端宗教势力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一些中亚国家的学者也就本国的毒品问题发表了文章,比如阿列克·西多罗夫发表的文章《哈萨克斯坦的毒品犯罪——毒情和未来发展》就详细介绍了哈萨克斯坦

毒品犯罪问题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但是总体而言,中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很深入,但是在数据分析上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这也许与研究方法不同有关。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亚的毒品问题从很多角度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不乏真知灼见的结论。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首先,在研究角度上大多都是从毒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亚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等角度上做文章,而对中亚地区的毒品和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还没有看到专门的文章进行全面的论述,研究范围仍需要拓展。

其次,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亚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时,由于该问题的专业性比较强,一些资料、数据并未公开,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深度还需要挖掘。

不过,虽然存在上述的不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亚地区毒品犯罪问题的研究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这方面的实践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要坚持自己原有的文献收集和案例分析方法,而且还需要从自然科学那里吸收实证分析方法,丰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跨国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的研究需要方法的多样性和视角的针对性。本书借鉴国际刑法、犯罪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从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对中亚毒品问题及其对我国边疆地区稳定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同时,本研究综合运用刑法学、犯罪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知识,使用实证方法和比较方法,通过对新疆公检法机关的有关人员进行访谈、结合案例分析和法律研究的方式,研究中亚毒品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共同讨论和独立研究相结合,理论思辨和实证调查相结合,并广泛听取法学界对阶段性成果的反馈意见。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收集法、案例分析法、田野调查方法和多学科比较分析法。

1. 文献收集法

文献收集是形成研究思路和开展调研的前提。中亚毒品犯罪作为跨越多国国境的特殊犯罪行为,它不仅涉及中亚五国之间的跨境(国)犯罪,而且也涉及与中亚五国接壤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犯罪。因而,中亚毒品犯罪的研究同时要考虑近邻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及其社会的反映。这就要求收集和阅读英文、俄文和中文资料及其他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提炼。笔者在研究期间曾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图书馆和相关研究中心,搜集了不少中亚毒品犯罪方面的各种外文资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打下理论基础。

2. 多学科研究方法

本研究充分利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把中亚毒品问题放在中亚特殊的地缘环境,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中亚毒品问题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亚毒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所以研究毒品问题自然要涉及中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而,分析各种毒品问题离不开对中亚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透析。在研究中亚毒品问题的原因时又利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中亚毒品问题的原因,阐明中亚毒品问题存在的各种基础。中亚毒品问题由法律规范,由法律予以治理。因此,在研究中亚毒品问题过程中适用规范性法律和国际公法也是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也将促使该研究得以顺利完成。

3. 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研究方法

毒品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需要用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犯罪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寻求犯罪原因,探索预防、减少以致最终消灭犯罪的对策。刑法是预防、减少犯罪的主要对策之一。本研究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各种中亚毒品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规律,探析中亚各国刑事法律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寻求防止中亚毒品犯罪的法律对策。

第一章 中亚毒品问题透析

74

如果大麻、鸦片和古柯可称得上是毒品“三剑客”的话,那么“金三角”“金新月”和“银三角”就可以说是世界毒品的“三作坊”。这三个地区呈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了全球毒品生产基地和毒品走私网络:一是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泰国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二是位于安第斯山区的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主要种植古柯和大麻,人称南美的“银三角”。三是南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三国毗连的“金新月”地区。中亚五国自身也拥有长久的毒品种植和滥用历史,这一问题至今仍然较为突出,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不仅作为重要的毒品集散地和中转站,也是阿富汗毒品的消费者。中亚国家作为阿富汗的近邻,已成为世界上继哥伦比亚之后毒品走私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的毒品严重影响周边国家的稳定。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在国际贩毒集团的操纵下逐步变成全球毒品贩运网络的主要通道之一。整个中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据联合国官员在2004年“丝绸之路国家的禁毒斗争”研讨会上透露,阿富汗的毒品有65%~70%是经独联体南部各国运出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阿富汗毒品“出口”的转运国,每年阿富汗生产的一半以上的毒品经由这三国运出。^①目前,中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②尤其是,毒品问题与中亚地区甚嚣尘上的“三股势力”紧密结合,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果相关国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而是听之任之,则中亚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必然遭遇新的变数。

① 关键斌:《“金新月”毒品加紧渗透中国》,《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19日,第4版。

② 杨恕、汪金国:《中亚安全和阿富汗毒品》,《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第一节 中亚毒品问题的产生

因为历史和地缘位置的毗邻,毒品的种植和使用在中亚地区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因此中亚各国对毒品种植和消费并不陌生。中亚地区的毒品种植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19世纪末,伴随着沙俄势力向中亚的扩张,中亚地区开始受到毒品的侵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确立,也开始采取强有力的禁毒措施,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果。“二战”前,苏联政府采用印度种子培植大麻,大麻是一种易于培育且高利润的经济作物。苏联政府种植的这种大麻四氢大麻酚含量很高,能用来制造工业纤维。此外,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也存在着毒品种植的情况,但都是为了满足世界医用吗啡生产的需要。这些国家的地形和气候都非常适于培育毒品作物,最重要的是这个地区非常容易隐瞒毒品种植,每个人都承认大麻的生产很普遍,但是没有人愿意优先考虑拔除大麻。塔吉克斯坦每个季节也收获两三种毒品作物。中亚国家当时存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但法律结构脆弱且有漏洞,这种法律环境对非法毒品贸易来说极为有利。在1916—1973年间,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加盟共和国向世界提供了16%的合法鸦片。^①1974年,苏联宣布取缔鸦片生产,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停止了罂粟种植。但罂粟并没有在中亚地区绝迹。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塔吉克斯坦东南部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区都生长着罂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鸦片。而大麻在中亚地区的生长更是长期存在,因为中亚地区的大麻大多是野生大麻,主要生长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及哈萨克斯坦的楚河流域。

毒品转运和吸毒问题则是一个新型问题,直到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最后几年,苏联的吸毒情况都远不及西方那么普遍。所有关于毒品贸易和吸毒人数的数据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想估算苏联的吸毒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联解体后,世界地图完全改变了,出现了新的国家,它们开放边界并建

^① Maral Madi, Drug Trafficking in Weak State: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at Uppsala University, Spring 2003, p. 27.

立起新的关系。新国家成立就有新的边界产生,需要培训新的边防人员,增强防守。^①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毒品贩运和扩散有了更多机会。尤其是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不能与阿富汗隔绝,毒品问题的恶化因而不可避免。这些国家地处世界最大的非法毒品生产国和西欧最大的盈利市场之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就已经逐渐增多了;自独立起,这种联系大幅增加。1998年,连接塔吉克斯坦东部和中国的一条新路动工。1993—1994年国家海关机构建立之前,这些新边界都几乎是开放的。国际毒品贩运者对这一地区有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就在此。中亚国家独立后初期,毒品转运和吸毒问题的发展速度惊人。俄罗斯内务部的资料显示,它在1994年没收的来自中亚的鸦片为260千克,而1998年时的数量已经上升到了约4万千克。^②

中亚地区的毒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罂粟,另一种是野生大麻。目前,中亚国家罂粟种植面积已经非常小。中亚地区的气候适宜种植大麻等毒品植物,中亚地区的野生罂粟每年可制成300吨鸦片。传统的鸦片种植区域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及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野生大麻则广泛生长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的楚河流域等地区。吉尔吉斯斯坦是前苏联主要的鸦片种植区,曾为前苏联提供80%的鸦片,当时吉尔吉斯斯坦向国际市场出口的麻醉药品占世界总量的17%。^③但是,那个时期这种种植业受到前苏联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毒品生产并没有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在中亚五国当中,曾经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根据联合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哈萨克斯坦1999年的罂粟种植面积为1867.5平方米,这些罂粟均为非法作物。其中,大部分罂粟都生长在南哈萨克斯坦,而偏远的山区成为哈萨克斯坦罂粟种植的主要地区,生长在山区的罂粟基本上占了哈萨克斯坦罂粟种植面积的84%。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后,哈萨克斯坦的罂粟种植面积逐渐缩小。到了2007年,已经不足0.07公顷。在联合国毒品与预防犯罪办公室1999年的报告中,吉尔吉斯

① Drug Trafficking on the Great Silk Roa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 <http://cam-egieendowment.org/2000/03/01/drug-trafficking-on-great-silk-road-security-environment-in-central-asia/3km>, p10.

② 邓浩:《中亚毒品问题:现状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41页。

斯坦是当时中亚五国中罂粟种植面积最小的国家，只有 0.07 公顷。吉尔吉斯斯坦的罂粟主要生长在楚河州，所有的罂粟都种植在居民住房周围的花园或者是空地上，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2007 年，吉尔吉斯斯坦已经不再有非法罂粟种植。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塔吉克斯坦曾经也有着较大的罂粟种植面积。1999 年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的罂粟种植面积为 1.73 公顷，其中大部分罂粟都生长在列宁纳巴德和中央直属区 RSS。目前，塔吉克斯坦的罂粟种植总面积已经非常小，只有 1.01 公顷。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实际种植面积也不是很大，只有 1.44 公顷。从 1999 年至今，土库曼斯坦一直没有发现罂粟种植的情况。^①

与罂粟种植相比，大麻在中亚地区的生长更为普遍。在中亚五国中，除了一些小规模的大麻种植外，野生大麻大量生长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江布尔、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畔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等地区早就有罂粟和大麻种植，这个地区生产的大麻产量占世界大麻生产总量的 5%。^② 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大麻生产国。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丘亚谷地就有 38 万平方米野生大麻，年产量可达 5000 多吨。根据联合国 1999 年的调查，哈萨克斯坦的大麻主要生长在江布尔州（49680.2 公顷）、东哈萨克斯坦州（10993.1 公顷）、西哈萨克斯坦州（8598.2 公顷）、阿拉木图州（2410.3 公顷）以及阿特苏州（365.7 公顷）。在哈萨克斯坦的楚河流域，由于这里气候和土壤适宜，为野生大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不仅大麻生长面积大，而且产量高。其中，江布尔州生长的大麻二萜大麻酚含量最高，深得毒贩的喜爱。据专家估计哈萨克斯坦楚河流域的大麻年产量在 6000 吨左右。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大麻制品占据中亚五国大麻市场的 97%。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的野生大麻生命力非常顽强，即使燃烧或使用化学制剂等方法都不能阻止野生大麻的生长。哈萨克斯坦政府也曾多次组织行动去清剿大麻，但都无功而返，到了第二年大麻的生长反而更加茂盛。所以，每年 6—11 月到了大麻收获的

① Illicit Drug Trends in Central Asia, UNODC Regional Office for Central Asia, April 2008, p. 8 - 9.

② UNODC, 2005 World Drug Report.